



Kafka

卡夫卡

长篇小说全集

- (奥) F.卡夫卡 ◎著
- 王印宝 张小川 ◎译

美国

卡夫卡



F.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 被多个写作流派追认为先驱, 一生只写过三部长篇小说: 《美国》、《审判》、《城堡》。

16岁少年被女仆引诱后, 使女仆怀了孕, 于是父母将他送到美国。他迷失在美国拥挤的人群中, 几乎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东西, 只听到上千只脚走路的声音。和《城堡》、《审判》相似, 本书主人公永远达不到心中的目的地, 完全是孤独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

美国

卡夫卡

卡夫卡

长篇小說全集

（奥）卡夫卡 著
王印宝 张小川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王印宝, 张小川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9

(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5068 - 1611 - 3

I. 美… II. ①卡…②王…③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550 号

责任编辑 / 刘伟见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4.5

字 数 / 221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 - 8000 册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美国》、《审判》和《城堡》是被称为“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仅有的三部长篇小说。它们的部头不大，且均为未完成之作，“与那些与他齐名、著作等身的大师相比甚至有些寒碜”，但卡夫卡“对现代人及现代社会的巨大的洞察力，他那源于犹太血统、动乱年代和炎凉世态的无家可归感，他那对人类苦难的战栗的眺望，他那对人生崩溃的现场目击，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现代启示录，构成现代人文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诞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的祖父是乡村屠夫，家庭生活贫困，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就得帮助家里干活儿，即使在冬天也得早早起床，而且常常赤着脚把肉制品送往周围的村子。卡夫卡的父亲十四岁起就不得不外出自谋生路，他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二十岁当兵，升到排长，退役后定居布拉格，三十岁成家后开店经商，经过艰苦奋斗终于积蓄了一笔财产，并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行列，使其姓氏成为受人尊敬的姓氏。事业的飞黄腾达使他变得异常自信、偏执、暴虐和专横，他压制儿子的自由，使体质孱弱且非常敏感的卡夫卡深受其苦。卡夫卡的母亲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娘家人祖上大多性格怪癖，好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且单身汉多；她本人性情忧郁，好冥想，这些对卡夫卡后来的生活及其忧郁悲观的性格之形成有很大影响。卡夫卡的父母共生育过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卡夫卡的两个弟弟分别在两岁和半岁时因病夭折。

卡夫卡六岁开始上小学，就读于肉市街德语男校（1889~1893）；十岁时

进入位于布拉格旧城的一所用德语授课的国立文科中学（1893～1901）；十八岁起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刚入校时他曾经学过两个星期的化学，并兼听艺术史课程，1902年夏天开始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屈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二十三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见习过一年，1907年10月份起在布拉格一家私人保险公司做临时雇员，1908年7月进入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22年6月因病退休。1923年卡夫卡重新研究希伯来语，同年9月迁往柏林，1924年3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返回布拉格。1924年6月3日，四十一岁的卡夫卡因结核病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英年早逝。卡夫卡一生中数次恋爱，几次订婚，但终身未娶。

卡夫卡从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他的早期创作。他热爱写作，视写作为“性命攸关”的事，不过他的早期作品被他销毁了。他留存于世的最早的一部作品是他在1904年着手写的短篇小说《记一次斗争》。卡夫卡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的“非职业作家”。在他去逝后，由他的生前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汇编成十卷出版的遗作中包括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速写、寓言、警句、信件、日记等，不过卡夫卡的主要成就是小说。除了三部长篇之外他还写了近八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乡间的婚礼筹备》（1906）、《判决》（1912）、《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在建造中国长城时》（1918～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1923～1924）等。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写于1924年3月的《女歌手约瑟芬》。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社会批判精神。这三部作品有一定的连续性，《美国》写于1912至1914年，《审判》写于1914至1918年，《城堡》写于1921至1922年。它们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生前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违背他的遗愿出版的，出版顺序为：《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

长篇小说《美国》原名为《生死不明的人》，1927年出版时被布罗德改

为现名。小说的第一个章节《司炉》1913年发表，1915年获得德国最负有声名的文学奖之一的冯塔诺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女仆勾引他，并且有了他的孩子，他被父母赶出家门。他只身一人去了美国，在旅途中结识了船上的司炉。由于司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陪同司炉找船长说理，并巧遇移居美国多年、已成为百万富翁和参议员的舅舅。舅舅收留了他，并按照上流社会的标准让他接受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教育。卡尔过上了豪华的生活，而且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他却失去了自由，也体验到美国经济生活的冷酷无情。有一次仅仅因为他违背舅舅的意志应邀去别人家做客没按时回去，就被舅舅赶走。卡尔在旅店过夜时认识了两个失业的流浪汉德拉马什和罗宾逊，卡尔友好地对待他们，却受到他们肆无忌惮的利用和敲诈。后来他在一家饭店当上了电梯工，尽管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但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并抓紧时间学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不料一个半月后醉醺醺的罗宾逊来找他，为了把罗宾逊藏起来，他请另外一名电梯工替自己顶几分钟的班，结果因为擅离职守被解雇，临离开时还受到门房总管的残酷折磨，害得他失去了上衣以及所有的钱和证件。卡尔再次落入德拉马什手中，被迫当了他的佣人。卡尔希望找到一份有所作为、受人尊敬的工作，他逃了出来，最终被一家剧院聘用。卡尔是一个谦恭、善良、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小伙子，却一再遭到不幸，他三次被赶，并被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卷入一些讨厌的和秘密的冒险勾当中去。小说通过卡尔·罗斯曼的遭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现象，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作者没有到过美国，这里的美国并不是现实中的美国，而只是他虚构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卡尔·罗斯曼也仅仅是许多人的一种化身，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遭遇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社会的种种弊端。

《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一名银行襄理，为人正直、勤奋。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一个奇怪的执法机构无端宣布他被捕了。经过审查，

这个执法机构允许他照常上班，像往常一样生活，但又通知他，审讯时必须到场，而且审讯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这使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经过多方打听他才得知，是一个极为秘密的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他始终也见不到法官，许多可疑的迹象使他终日惶惑不安、心绪不宁。他决心反抗，并在一次审讯时当众抨击了司法机构诬陷好人、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他四处申诉，并试图寻找周围的人帮忙。他找过律师、画家和谷物商等，但他们有的对他的案子不以为然，有的本身就是法院的人，有的则用自己对律师和司法人员卑躬屈节的例子开导他。他跟法院整整周旋了一年，终于明白，他斗不过这个庞大的机构。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男人带到采石场用刀刺死。这部小说影射了奥匈帝国黑暗的司法制度的内幕，讽刺了法的荒诞，揭露了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情节扑朔迷离，象征色彩很浓厚。

《城堡》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在一个冬日的晚上，土地测量员 K 来到位于城堡附近的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投宿，人们跟他要城堡伯爵的居留许可证，他自称是应伯爵之命来当土地测量员的才得以住下。第二天他前往城堡，想请求批准他在村子里落户。尽管他走的那条路始终指向城堡，可却怎么也到达不了城堡。他想在一个农舍里休息一会儿，却被车夫又送回了旅店。K 通过电话跟城堡联系得知，他永远进入不了城堡。为了能够见到城堡办事处负责人克拉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拉关系。他找过村长，找过克拉姆的信差巴纳巴斯，甚至勾引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但都无济于事，一直到第六天他仍然没能进入城堡。小说到此中断，卡夫卡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回忆，他问过作者小说的结局。卡夫卡告诉他，土地测量员没有停止奋斗，但最终疲惫不堪而死，这时才从城堡里传来准许他在村子里生活和工作的决定。《城堡》是卡夫卡的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能突出体现他的创作特色的作品。作品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城堡只是抽象、象征性的事物。它既象征着给人带来灾难的混乱的世界和无法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小说通过描写普通人与封建当局的严重对立，揭露了封

建统治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作风。

卡夫卡的作品惯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曲折迂回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流畅，但故事怪诞离奇，无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不交代前因后果，跳跃性大，给人以梦幻、神秘、奇特的感觉。卡夫卡生活在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封建落后的奥匈帝国，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十年。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外表庞大、本质上却腐朽虚弱的奥匈帝国已经危机重重，风雨飘摇。1914年7月奥匈帝国借其皇储被暗杀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并没能挽救这个帝国的命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奥匈帝国终于彻底崩溃。然而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新旧矛盾的交织、社会的动荡不安，把普通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社会上的小人物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卡夫卡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憎恨他生活的那个精神空虚、丧失人道的世界，他为世人感到苦恼；同时沉闷窒息的社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使他对社会、对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与对现存秩序的怀疑构成了他世界观的主要矛盾，认为目的虽有，却无路可走”。因此，他的作品很少有亮点，大多体现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以及他对这个充满罪恶和丑陋的世界的愤怒和无奈。卡夫卡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但无论是《美国》中那个不谙世事、无助的少年，还是《审判》中无罪的被告，或者是《城堡》中那个颠沛流离、一心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异乡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他们在离奇古怪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目标，他们不停地努力、奋斗、反抗，却总以失败告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卡夫卡的作品以独特的方式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黑暗，在表现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异化方面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作品对以后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卡夫卡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的梦魇般的作品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且具有象征主义特征。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不能停留在故事情节上，仅对作品

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具体化的理解，而应该挖掘作品的内涵及其象征意义，比如《审判》中法院办公的地方都设在劳苦大众杂居的公寓顶楼，法庭和顶楼分开来看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可一旦把法庭放到公寓的顶楼，它们便成了对普通百姓带有威胁性的，像无法驱除的噩梦似的时刻缠绕着他们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举不胜举。所以，真正读懂卡夫卡的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有人甚至说，卡夫卡的全部写作是向阅读挑战，同时也是对阅读的考验。然而，卡夫卡的作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被淘汰的悲惨命运，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译成多国文字，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以至形成“卡夫卡热”，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还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卡夫卡那些“单调”、“冷峻”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译者

一九九八年冬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司 炉	(1)
第二章 舅 舅	(29)
第三章 纽约郊区的乡间别墅	(41)
第四章 去拉姆萨斯之路	(73)
第五章 奥可齐登塔尔旅馆	(98)
第六章 罗宾逊事件	(121)
第七章 避 难	(157)
第八章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205)

第一章 司 炉

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由于女仆勾引他并且生下了他的孩子，被他可怜的父母遣往美国。当他搭乘的轮船速度减慢，缓缓驶入纽约港时，他看到了那尊从老远就早已望见的自由女神像如同被骤然变得强烈的阳光照耀着。她那只握剑的手臂仿佛刚刚举向空中，她的身躯周围飘荡着自由的气息。

“真高啊！”卡尔自言自语感叹道。他根本没有想到该下船了，但却被他身边涌过的越来越多的提行李的人渐渐地挤到了甲板的栏杆旁。

“怎么，您难道还不想下船吗？”一个他在旅途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时说道。

“我不是准备下了嘛。”卡尔对他笑笑说，并神气十足地把箱子扛到肩膀上，因为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但是，当他抬起头来，朝着那位微微晃动着手杖已经随着其他的旅客离去的新相识望去时，他突然惊愕地发现，他把自己的雨伞忘在下面的船舱里了。卡尔赶快请求那位相识稍等片刻，帮助他照看一下箱子，那人显得不太高兴。卡尔浏览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以便回来时能够找到地方，然后急急忙忙走了。到了下面，他失望地发现，一条本来可以让他少跑好多路的通道竟然头一次上了锁，这很可能与船舱里的旅客都已经走光了有关。卡尔艰难地寻找着，他不得不一道楼梯接着一道楼梯地上上下下，穿过一条又一条拐来拐去的通道，穿过一间空空的舱室，那里面只有一张废弃不用的办公桌，到了最后他确认自己完完全全迷了路，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趟，而且每次都是随着大伙一起走的。由于卡尔一个人没有碰到，只是不断听到从上面传来的数以千计的人脚步踏在甲板上发出的嚓嚓声以及远处业已关闭的机器在停止工作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呵气。他不

知该怎么办，只好在四处乱闯之中随便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来，并且不假思索地开始敲起门来。

“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喊道。

卡尔真正感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推开门。

“您干吗这么发疯地敲门呢？”一个彪形大汉问道，他几乎没朝卡尔这边瞧上一眼。

一束早已被上面的船舱消耗得所剩无几的昏暗的光线通过某个天窗镜折射进这个小得可怜的舱室里，舱室里拥挤不堪，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还有这个男人，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立在里面，简直就像一个贮藏室。

“我迷路了，”卡尔说，“船在行驶时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它有这么大，这真是一条庞大的轮船。”

“没错，这您可说对了。”那个男人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情说道，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他正忙着鼓捣一个小箱子上的锁，他用两只手反复地按锁，同时仔细倾听是否有咔哒声，以便判定锁舌是否锁住了。

“您倒是进来嘛，”那人继续说道，“您别老站在外面呀！”

“我不碍事吗？”卡尔问。

“哎呀，您怎么会碍事呢！”

“您是德国人吗？”卡尔问道。他想更保险一些，因为他多次听说，新来美国的人面临着种种危险的威胁，而这些危险主要来自爱尔兰人。

“我是的，我是的。”那个男人说。

卡尔仍然犹豫不决、踌躇不前。这当儿，那个男人突然抓住门把手，在他迅速关上舱门的那一瞬间，猛地把卡尔拉进了舱室。

“我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过道上往我屋里探头探脑地看我，”那个男人一边说一边又继续摆弄他的箱子，“每个人从这里路过时都往里面瞧。这一点十个人中就有九个人受不了！”

“可是，这个过道完全是空的呀，一个人都没有。”卡尔说，他被挤得只能紧贴着床栏杆站着，非常不舒服。

“是啊，那只是现在。”那个男人说。

“我说的就是现在啊，”卡尔想，“跟这个人交谈真困难。”

“您躺到床上去吧，床上地方大一些。”那个男人说。

卡尔起初试图想跳跃过去，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一边大声取笑自己枉费心机一边尽可能地往里面爬。可是他刚一到了床上便惊叫起来：“天哪！我把我的箱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箱子究竟在哪里？”

“在上面，在甲板上，一个熟人在替我照看着箱子，他到底叫什么来着？”卡尔说着从母亲为他这次出门旅行专门在他的上衣衬里缝制的秘密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鲍姆，弗兰茨·布特鲍姆。”

“您急需这个箱子吗？”

“当然啦。”

“对呀，那您为什么把箱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呢？”

“我把我的雨伞忘记在下面的船舱里了，于是急急忙忙跑回来取伞，但又不想随身拖着一个箱子。然后我在这下面又迷了路。”

“您是独自一个人吗？没有同伴？”

“是的，独自一个人。”

“我也许应该向他求助，”卡尔的头脑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在哪里能够马上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朋友呢！”

“现在您连箱子也给丢了，至于您那把雨伞就根本不用我说了。”

言毕，那个男人坐到椅子上，仿佛卡尔的事现在使他产生了几分兴趣。

“不过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

“信念能使人快乐，”那个男人说，同时用力挠了挠他那头又黑又浓密的短发，“乘船航行，随着港口的变换，风气也在发生变化。要是在汉堡，您的那位布特鲍姆也许能够为您看好箱子；而在这里，极有可能连人带箱子都无影无踪了。”

“那我可得马上上去看看。”卡尔说，他四处张望着，看怎样才能够出去。

“您就待在这里吧。”那个男人说，并且用一只手抵住卡尔的胸部，简直有些粗鲁地把他推回到床上。

“为什么呀？”卡尔生气地问。

“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那个男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走，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要么那箱子已经被偷走，那就无可奈何了，要么那个人把箱子扔在那里自己走了，那么也要等到船上的人全走空了之后咱们才更容易找到。您的雨伞也是如此。”

“您对这艘船熟悉吗？”卡尔不信任地问道。他觉得，要是在平时，等船空了才最容易找到他的东西的想法倒很有说服力，但是此时此刻，他觉得这种想法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麻烦。

“我可是船上的司炉啊。”那个男人说。

“您是船上的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好像这一点超出了他所有的预料。他支着胳膊肘，更加仔细地打量起这个男人来。“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睡过的小舱室正前方有一个小窗户。通过那个小窗户就可以看到轮机舱。”

“是的，我在那里干过活。”司炉说。

“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说，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一定思路，“假如我不是必须得到美国来的话，我以后肯定会成为工程师。”

“您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来美国呢？”

“哎，什么呀！”卡尔说着挥了一下手，想把整个不愉快的往事完全抛开。同时，他面带微笑瞧着司炉，就好像他想请求司炉谅解他不能坦言相告。

“这一定会有一个缘由。”司炉说。这让人听了弄不清楚，他这样说是想要求讲出原因呢，还是拒绝别人讲述原因。

“现在我也有可能当司炉了，”卡尔说，“不管我当什么，现在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已经完全无所谓了。”

“我这个位置就会空出来了。”司炉说，他对此深信不疑地把两只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把套在皱皱巴巴的铁灰色皮裤里的两条腿往床上一搭，好使腿能够伸直了。

卡尔不得不使劲往墙那边移。

“您要离开这条船吗？”

“是的，我们今天开拔。”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您不喜欢这里吗？”

“是啊，这是环境所定，不管一个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能永远起决定作用。另外，您说对了，我也不喜欢。您大概不会真正想当司炉吧，不过当司炉恰恰是最容易的事情。我坚决劝您别这样做。如果您在欧洲时原本想上大学的话，那么您为什么到了这里就不愿意上了呢？美国的大学跟欧洲的大学比起来好得简直没法比。”

“这倒是可能的，”卡尔说，“不过，我几乎没有钱念书。虽然我曾经读到过有那么一个人，他白天在一家商店里干活，晚上学习，直到他成为博士，并且我相信直到他成为市长，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毅力，难道不是吗？我担心自己缺少这种毅力。除此之外，我原来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告别学校确实没有让我感到伤心。这里的学校说不定还要严格得多。英语我几乎一窍不通。况且我相信，这里的人对外国人怀有偏见。”

“连这事您也已经听说过了？嗯，那么好吧。您是我的人了！您瞧，咱们是在一条德国船上，这条船属于汉堡至美国的航线，为什么这里不全用咱们德国人呢？为什么轮机长是一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个无赖居然在一条德国船上欺压虐待咱们德国人！您不要以为，”——他喘不过气来，摆了一下手——“我抱怨是为了发发牢骚。我知道，您也没有什么影响，您自己还是个可怜的毛孩子。但是这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说这番话时多次用拳头擂着桌子，而且他在擂桌子时，眼睛从不离开拳头。

“我已经在这么多条船上干过活，”他继续说道，并且连珠炮似的一股脑儿报出了二十条船的名字，就像这些船名只是一个单词，卡尔听得头昏脑涨的，“我工作出色，受到过表扬，是一名受到船长赏识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

条商船上一干就是好几年。”——他说着站了起来，仿佛这是他一生中的顶点——“而在这里，在这条破船上，一切都得按规矩行事，把人拴得死死的，开个玩笑都不行。在这里我毫无用处，在这里我总是碍舒巴尔的事，我成了一个懒鬼，理应被开除才对，我得到这份工资是靠人家大发慈悲。这您能理解吗？我是理解不了。”

“这个您决不可以忍受。”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这种感觉，即他是在一条船的不安全的舱底，是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海岸，他躺在司炉的床上感到就像是在家里一样。“您找过船长吗？您向他寻求过自己的权利吗？”

“唉，您走吧，您最好给我走开。我不想在这里再见到您。您根本没注意听我在说什么，却想给我出主意。怎么能让我去找船长呢！”

司炉说完疲惫地重新坐到床上，把脸埋进双手中。

“我不可能给他出更好的主意了。”卡尔心里想。况且他觉得，他本来更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而不是在这里给别人出谋划策，何况人家并不认为他的主意高明，反而认为他在说蠢话。父亲当初把箱子永远交到他的手中时，曾经开玩笑地问过他：“这箱子你又能够用多久呢？”现在这口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已经丢失了。唯一的安慰是，父亲几乎无法得知他目前的处境，即使父亲想打听，航运公司能够告知的，也仅仅是他随船一直到了纽约。卡尔感到十分惋惜，箱子里的东西他几乎还没有使用过，尽管比如说他早就需要换一件衬衣了。但是由于地点不合适他就免了；现在，在他的生涯刚刚开始，正需要他穿得干干净净地露面的关键时刻，他却不得不穿着脏兮兮的衬衣亮相。要不是这个原因，遗失箱子的事还不至于让他这么难过，因为他身上穿的西服比箱子里的那一套甚至还要好，箱子里的那套西服本来就是准备应急时穿的，临行前母亲还赶着缝补过。现在他又想起了，在箱子里面还有一段味罗那色拉米香肠，那是母亲作为额外的礼物特意包好给他的，他只吃了一丁点儿，因为在旅途中他一点儿胃口都没有，再说统舱分发的那份汤已经足够他填饱肚子了。现在卡尔真希望那段香肠在他的手里，他好把它赠送给

司炉。因为这种人很容易笼络，随便塞给他们一点儿小东西就行，这一招卡尔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就是通过向其业务上需要打交道的下级职员散发香烟，从而赢得了所有下级职员的好感。现在卡尔能够送的东西只剩下钱了，既然他的箱子有可能已经丢失，他暂时不想动用这些钱。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的箱子上，他现在真是搞不明白，倘若他现在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让人家把箱子拿走了，他在旅途中又何必那么全神贯注地看守着箱子呢？为了守候这口箱子，害得他几乎没敢合眼睡过觉。卡尔回忆起在船上度过的那五个夜晚，在那时候他就对一个躺在他的左侧、与他相隔两个铺位的小个子斯洛伐克人起过疑心，他不断地怀疑此人在偷偷窥视着他的箱子。这个斯洛伐克人大概一直在暗中守候着，等待他最后体力不支，困得只能打一会儿盹时，伺机拿那根白天总一刻不停地玩弄和练习用的长竿子把箱子勾到自己那边去。在白天，这个斯洛伐克小个子看上去倒没有一点儿邪门歪道，但是，只要夜幕一降临，他便不时地从他的舱位上抬起身子，沮丧地望着卡尔这边的箱子。他的一举一动卡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或这儿或那儿，总是时不时地有某个人怀着移民特有的忐忑不安的心理点亮一盏小灯——尽管按照船上的规章制度这是被禁止的——试图读懂各移民代办处所作的文字晦涩的广告。只要附近有这么一盏小灯，卡尔便可以稍微迷糊一会儿，要是光亮在远处，或者没有人点灯，周围一片昏黑时，他就必须得强打起精神，睁大眼睛盯着。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他感到相当疲惫，而现在，他的一切辛苦都完全白费了。这个布特鲍姆，要是有一朝一日在什么地方让他给碰见了，甭想有好果子吃！

就在这个时刻，从外面远处传来的短促轻微的吧嗒吧嗒声打破了到目前为止的一片沉静，这很像小孩子走路时脚下发出的声响。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现在听出来了，是几个男人在默默地行进。他们显然是排成一行，在狭窄的过道里当然只能单列而行，同时，还可以听到类似武器发出的铿锵声。已经近乎摆脱了所有的忧虑、既不再想他的箱子也不再想那个斯洛伐克人的卡尔，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正要昏昏入睡，却又被惊醒了。他推了推司炉，想最终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因为这支队列的排头似乎已经走到他们的门